

◀当代商战小说▶

王业腾 著

皮夹子

没有硝烟，
却见血红漂染茫茫碧海；
没有子弹，
却见“银弹”“粉弹”横飞商海。
看昨日，
毒害社会尽逍遥。
看今朝，
腐败分子入大牢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◀ 当代商战小说 ▶

皮夾子

王业腾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皮夹子/王业腾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3.1

ISBN 7-80171-228-5

I. 皮…

II. 王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7339 号

皮 夹 子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100007)

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 字数 215 千字 插页 2

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6000 册

ISBN 7-80171-228-5/I·171

定价:16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100007

目 录

第一章 落寞阔少的凄惶 (1)

打工仔出身的望海市巨富栗亚枝,在与陈志远的倾轧中破产“自杀”。栗敏杰顷刻间由天之骄子沦为落寞阔少;陈志远还不解恨,意欲斩草除根。栗亚枝生前的高参史鹤鸣不辞而别。栗敏杰返回老家,却看到了父亲的“鬼魂”。

第二章 望海来了只大鳄鱼 (30)

栗亚枝无意中入侵了陈志远的“领地”。一山难容二虎。在史鹤鸣的策划下,两强之间展开了一次次斗智斗勇的反复较量,望海街头械斗不断,腥风阵阵。栗亚枝采纳尤芳屏的建议,结果“赔了夫人又折兵”,而罪魁祸首仍是陈志远。

第三章 天无绝人之路 (65)

栗敏杰衣食无着,形同乞丐,甚至因“偷窃”入狱,被迫远离望海。在异乡巧遇堂叔栗亚华,他也因饱受陈志远的迫害而不能在望海立足。栗敏杰面对其父留下的破本子,始终不能悟出其中奥妙。

第四章 当“皮夹子”初尝甜头 (95)

破本子果然威力无比,栗敏杰利用它贷到了第一笔巨款,开始有目的地充当“皮夹子”。他与妻子廖金珠狼狈为奸,将两位政府官员诱入风月场中。栗敏杰获得特批开办“蒙地卡洛”赌城,从此财源滚滚而来。

第五章 能屈能伸 (130)

廖金珠身怀六甲惨遭杀害,栗敏杰哀痛欲绝,面对强敌吞泣饮恨。王二勇咄咄逼人。为图大谋栗敏杰只得一忍再忍,甚至派人求和,暗中却复仇之志弥坚。

第六章 温柔陷阱 (155)

栗敏杰雇凶杀害了市纪委张书记。女关长杜妍原是个花痴,为“包二爷”堕入泥坑。栗敏杰派人潜入“人间天堂”,缅甸特工郭都基温不负重托。栗敏杰又学到了“性贿赂”的新招,决心打造一座“海上天堂”。

第七章 狡兔三窟 (183)

“桃花坞”里美女如云,成了栗敏杰的“红粉肉弹”。打私狂飙突起,“顺发”偃旗息鼓、收声敛迹。栗敏杰乘机告陈志远的黑状,妄图借打私之风将其整垮。“志远”覆灭,栗敏杰扬眉吐气。为了搞定张澍仁,栗敏杰送上俄罗斯美女。

第八章 没有硝烟的仗更难打 (214)

张澍仁不慎掉了的一个小本子,惊动了省纪委。反贪局长汪兴泉率专案组进驻靖宁市。张澍仁伙同栗敏杰等人,策划了一系列阻止办案的破坏行动。面对重重压力,汪兴泉临危不惧,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。

第九章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(244)

为确保审讯记录安全送达,专案组成员姜坤林献出了生命。案情终于有了重大突破。省纪委副书记秦达理亲临靖宁坐阵指挥,栗敏杰霍杀手途中设伏。张澍仁大难临头还耽于享乐。查私组长公然嫖娼,被扫黄小分队逮了个正着。

第十章 正义与邪恶的决战 (280)

任智淮接替了龚汉振的查私工作,很快揭开惊天内幕。张澍仁深陷绝望之中,却又出现意想不到的转机。秦达理巧用计谋,布下天罗地网。南京街头出现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追杀。在房绍奎的协助下,栗敏杰得以逃脱。

尾 声 (313)

栗敏杰抵达悉尼,栗亚华得偿夙愿,栗氏家族终于吞并了闻名全球的 SDA 船舶制造公司。原董事长奥克莱先生虽然甘拜下风,却面临着被驱逐的厄运。

第一章 落寞阔少的凄惶

一、风云难测

栗敏杰万万没有想到，一个电话就把他从天堂抛进了地狱。

这一年北京的夏天格外炎热，走到哪里都像闷在蒸笼里，即便栗敏杰是从南方来的，也感到难耐极了。

周末的傍晚，吃过饭，栗敏杰就一头扎进图书馆。他一边看书一边作笔记，手帕都揩湿了，汗珠子还是一个劲地往下掉，落到笔记本上，一滴就洇成铜钱大的一团。他觉得实在受不了了，索性跑到洗手间，用冷水兜头冲了个透湿。

离校的日子越近，栗敏杰越是感到时间的珍贵。四年的大学生活眼看就要结束了，他拼死拼活也得把文凭拿到手，要不然，且不说自己的前途未来，就连在父亲面前也无法交代。因此，即便是这样的大热天，他也做好了熬夜的打算，准备下了面包、矿泉水。

栗敏杰小时候由于缺乏受教育的基本条件，因而入学比同龄的孩子都晚。后来虽然家境不断好转，学习成绩并未能与之成正比，总是排在倒数一、二名，以至初中、高中都是花钱买读。他后来学习成绩的转变，完全得益于一个叫

史鹤鸣的人。

栗敏杰刚进高中时,他父亲栗亚枝成立了“顺发集团公司”。牌子是挂出去了,可栗亚枝心里一直不踏实,白天黑夜都在琢磨一件事:如今家大业大,比不得原先的小打小闹,而商场如战场,万一踩塌一脚,那就非得在狂涛怒潮中被活活淹死不可。虽说栗亚枝是个大老粗,但他远比一般人精明,这突出表现在他深知人才的重要性。通过明察暗访,他看中了靖宁师专中文系的一位老教师。此人确非等闲之辈,学贯中西,才智超群,且又老谋深算,故有“靖宁一杰”的美誉,这个人就是史鹤鸣。提起这位史老师,靖宁教育界都知道他是有名的“老运动员”,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,挨过无数次批斗,在牛棚里呆过数不清的日日夜夜。也许是一生经历了太多的磨难,从而使他厌倦了教师这个职业。改革开放以后,他弃教经商,承包了校办企业。几年时间,一个几十人的小厂竟成了靖宁市的利税大户,他本人则成了“富有开拓精神的企业家”。正当史鹤鸣即将“告老还乡”之时,栗亚枝打通了教委方面的关节,硬是把他给挖了过来,充当了自己的高参。栗亚枝并没有学过“礼贤下士”的古训,却对史鹤鸣礼遇有加,不仅酬之以高薪,还承诺要给他养老送终。也就是说,他的待遇相当于国外大财团的高级终身职员。这样,史鹤鸣就成了“顺发”的顶梁柱,无论事大事小,栗亚枝都对他言听计从。

史鹤鸣终身未娶,年已六旬还是光棍一条。对此,免不了有些飞短流长的议论,有人说他是书读多了,成就了一副道骨仙胎,早就抛弃了常人的七情六欲;有人说,他是以其独身,表示对遭际不公的无声抗议;也有人不恭地说,他先

天有生理缺陷,就是见了绝色美女,那玩意儿也站不起来。看着史鹤鸣孤身一人,经栗亚枝一再相邀,史鹤鸣就搬过来吃住在栗家。栗亚枝是这样考虑的,首先是出于对他的关心,一个孤寡老人独自过日子多有不便;其次是为了办事方便,自己又能早晚请教;其三,这个家过于宽大,不免显得空空荡荡,多一个人便少一分阴气。

在日常接触中,史鹤鸣见栗敏杰浑浑噩噩地过日子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担心长此下去,栗亚枝创立的庞大家业将后继无人。为了报答栗亚枝的知遇之恩,他主动充当起栗敏杰的“启蒙导师”,常常给他讲古人发奋读书的故事,什么“悬梁锥股”、“凿壁借光”等等。史鹤鸣当了一辈子老师,因为盼望栗敏杰成才心切,也不管资产阶级思想、封建主义意识,一古脑儿地向他灌输。什么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啦,“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”啦,“生当为人杰,死亦为鬼雄”啦,“宁叫我负天下人,莫叫天下人负我”等等诸如此类杂七杂八的观念。在他为栗敏杰开列的必读书目中,有颂扬个人主义、英雄主义的文学作品,有尼采、罗素、叔本华的哲学著作,甚至希特勒的《我的奋斗》也名列其中。在史鹤鸣的苦心开导下,顽冥不化的栗敏杰终于开了窍,渐渐变得好学上进,学习成绩也随之直线攀升。

栗敏杰出了洗手间,刚回到书桌前坐下,BP机响了。他一看来电号码,知道是父亲打来的,忙又起身来到走廊上,掏出IC卡插进公用电话。电话接通,传来的却是史鹤鸣的声音:

“喂,是阿杰吗?”

他微微有点吃惊:我拨的是父亲卧室的电话呀!想归

想,但嘴上却并未露出声色,立即回答说:

“史伯伯,是我,我是阿杰。”

史鹤鸣的声音里透出愠怒:

“我打了几次电话,你都不在宿舍,你跑到哪里去了?”

史鹤鸣对栗敏杰一方面是苦口婆心、诲人不倦;另一方面,他又比当父亲的还要严厉。有次他检查栗敏杰的作文,看到其中有这样一句:“他自己打了他自己一嘴巴。”史鹤鸣“叭”地把作业本摔在桌上,大声喝斥说,“文章有你这样写的吗?一句话你非得写两个‘他’、两个‘自己’不可?八个字就能说清楚的事,为什么你非得写十一个字不可呢?我再三教你,遣词造句要惜墨如金,为什么你总是不懂呢?”说完,抓起一支绘图铅笔,在作业本上横七竖八地乱划一气,好端端的作业本顷刻间成了一堆碎纸片。

那年考大学,栗敏杰仗着自己英语不错,一心想读上海外语学院。栗亚枝也挺支持,史鹤鸣却拼命反对,他说,学得半拉子洋屁,到头来顶多能混上个“白领”,而绝对成不了老板。正是在他的竭力主张下,栗敏杰才进了商学院。

这时,栗敏杰不知道史鹤鸣恼从何起,便坦然地说:

“史伯伯,我在图书馆,寝室的人没有告诉你吗?”

“你骗不了我,小子!接电话的人说了,你们一屋子的人都去了歌舞厅。”

栗敏杰这才想起来,这原来是大伙约定的捉弄家长们的把戏。都大四的人了,那些当父母的还把他们当成幼儿园的孩子,那好,就专捡你们担心的事来说,看你们奈其何哉!而现在遇上了史鹤鸣这样一位角色,效果就不一样了,他只得陪着小心说:

“没有的事。史伯伯，我真的是在图书馆。我知道，在学校的日子不多了，哪有心思去跳舞呀……”

“要是这样就好。”史鹤鸣的语气有所缓和，接着又用冷冰冰的口吻说，“现在你听好，你快点赶回来，最好是明天就赶回来……”

栗敏杰心头像是打了个闷雷，忙问：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再有几天我就毕业了呀……这是我爸爸的意思吗？”

“电话上讲不清楚，叫你回来你就回来！还有，不要坐飞机，你卡上的钱不多了，你父亲恐怕再也帮不了你了。”

栗敏杰还要说什么，“咔嚓”一声电话被挂断了。他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，所有的念头就是：完了，彻底完了，不仅仅是四年，而是整整十六年的寒窗苦读，全都付诸东流了！

可想而知，这一夜栗敏杰是在怎样的煎熬中度过的。捧张大学文凭回家，这既是自己多年翘首以盼的目标，也是父亲期待的大事，现在却将要毁于一旦！家里肯定是发生了重大的变故，否则，决不会在这节骨眼上让他十万火急地赶回去。然而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这就让他百思而不得其解，他只能从三个方面去猜测：

第一、父亲可能出现了不测。史伯伯不是说了，父亲恐怕再也帮不了我了吗。是住院病危？不会，父亲不过才五十岁多点，向来身体结实，而且几天前还通过电话，并没有提到生病或者住院的话呀。父亲还告诉过他，去了新加坡的尤阿姨，买了一套价值数千元的名牌西服，作为祝贺他大学毕业的礼物。那么，会不会是出了车祸？这个念头刚冒

出来，他立刻出了一身冷汗。

第二、可能是公司遭到了重大打击。自从陈志远在望海市成立“志远”以后，“顺发”就没有安宁过一天。开始是父亲小看了这个陈志远，双方展开了一次次斗勇、斗智的较量，后来则是陈志远对父亲估计不足，在一场大规模的械斗中遭到重创。陈志远对此岂能善罢甘休？恼羞成怒之下，完全有可能采取更大的报复行动。

第三、父亲会不会是受了官场上那帮酒肉朋友的连累。父亲之所以有今天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些当官的朋友们。近年来，新闻媒体常有关于查处贪污受贿案的报道，如果父亲的那些官朋友中有人东窗事发，势必要连累到他，那样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不过，他又想起来，前两天看电视，原来与父亲过从甚密的几位官员还露过面，说明不会有这方面的可能。

在以上三种猜测中，第一、第三种可能基本上可以排除，剩下的就只有陈志远报复这一种可能了。从最坏处着想，他相信，即便是遭到灾难性打击，也只能是暂时的，凭着父亲的本领和在望海市多年的根基，陈志远不可能把他彻底扳倒；只要渡过了难关，那就有他陈志远好受的！想到这里，他觉得宽慰了不少。

二、晴天霹雳

事实上，栗敏杰所有的猜想都近于徒劳。他认为可以排除的第一种可能，倒是沾了点边，只不过事情比他能够想象的要严重得多。

从火车站出来，他叫了辆出租车奔家而来，那是位于滨海大道的一座豪华宅邸。栗敏杰下了车，看到树茂草青的庭院里静悄悄的，一切都和他离家时没有什么两样。近年来，栗亚枝官场上的那帮朋友无缘无故地疏远他，而江湖上的那些狐朋狗友，他又莫名其妙地冷落人家。这样一来，他变得落落寡合、深居简出，家里不再门庭若市。栗敏杰长长地舒了口气，暗暗祈祷，但愿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才好。

进了大铁门，他顾不上和前来开门的柳妈打招呼，便大步跨过水泥甬道，匆匆登上台阶，一把推开客厅的玻璃门。眼前的景象，蓦地惊得他魂飞魄散：迎面墙上 is 父亲的大幅黑白照片，镜框上垂着黑纱，桌案上摆着一只紫檀木骨灰盒。他来不及叫出一声就两眼发黑，“扑通”一声便倒在了木地板上。

他醒来时，已经躺在了自己的卧室。房间里依稀微明，宽大的窗口，映出史鹤鸣凝然不动的身影，从纱窗透进来的晚风，轻轻拂动着真丝窗帘。那个熟悉的背影，现在成了他的一堵挡风墙，立刻使他产生了一种安全感，他不愿这种感觉受到惊扰，便一直静静地躺着。尽管他没有发出丝毫声音，史鹤鸣却知道他醒了，轻声说：

“你真该多睡会儿，”身影开始晃动，显然是转身向他走来，接着，“啪”地一声，壁灯亮了，史鹤鸣这才接着说：“尤其是在这个时候。”

柔和的灯光下，史鹤鸣并没有多少变化，一张凝聚着刀霜剑雪的方脸上，依然于清癯中透出睿智；宽边眼镜下一对略显浑浊的小眼睛，依然于幽深莫测中闪射出火光；从他镇定若素的外表，又不难捕捉到失去知交的哀痛。他拉了把

沙发椅在床边坐下，以少有的慈祥说：

“你心里一定在怨恨我，其实，一切我都是按照令尊的遗嘱办事。他留下过话，不让我事先把噩耗告诉你，免得你被吓坏。作为父亲，他至死都在为你着想，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”

栗敏杰挪动了一下身子，在床上斜躺着，说：

“史伯伯，你不用解释了。”紧接着，他迫不及待地问：“我父亲到底得的什么病，竟然去得这样突然？”

史鹤鸣抓起他的一只手，放在自己手掌里抚摸着，迟疑片刻，终于说：

“……你父亲没有病，他，他是，是自杀。”

“自杀？”栗敏杰倏地坐直上身，“怎么会这样呢？他是个从不向命运屈服的人呀！”

“是的，你父亲正是凭着超人的毅力和胆识，才闯荡出了这样一番事业。可也正是他的好强，决定了他必然走上绝路。让世人看到一个破产的栗总，一个身败名裂的栗总，这不符合他一贯的为人……唉，说起来，也怪我劝阻不力，如果当初不让尤芳屏去新加坡，那就不会有后来的这一切了。”

“他是被尤阿姨害的？尤阿姨她，到底干了什么？”

“她掳走了你父亲的全部财产，然后逃之夭夭。因为过分相信她，你父亲还背了上亿元的贷款。消息从新加坡传来的那天，你父亲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整天，什么人都不见，什么东西也不吃，就连我去敲门，他都不理不睬。第二天早晨，柳妈进去打扫房间，才看到他大瞪着双眼，僵直地躺在长沙发上。”

栗敏杰早年丧母，他父亲独身多年，前年才认识了尤芳屏。她人长得漂亮，气质也好，那时她在“人间天堂”歌舞厅上班。歌舞厅还有一个天生的尤物，名叫刘楚瑶。栗亚枝把尤芳屏接来同居了一段时间，不久就正式结婚。尤芳屏为人既贤惠又能干，生活上对栗亚枝关怀备至、体贴入微，在事业上也是个好帮手。尤芳屏大不了栗敏杰几岁，而从这位年轻继母身上，却让栗敏杰感受到从小失去的母爱。这样一位贤妻良母式的女人，居然会丧尽天良，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来！

栗敏杰百感交集，这时候叫他掏她的心，剖她的腹，他决不会手软。

“古人说，‘最毒莫过妇人心’，从褒姒、妲己到慈禧，没有一个不是祸国殃民的狐狸精。唉——”随着一声长叹，史鹤鸣站起来，背着双手来回踱步，“说到底，我不过是你父亲的一个高级打工仔，就是眼看着他往火坑里跳，我也奈何不得呀！现在好了，鸡飞蛋打一场空，赤条来赤条去，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！”

栗敏杰知道，史鹤鸣从来就对尤芳屏心怀反感。原先他认为，那不过是老处男惯有的成见和偏激，要不就是出于对烟花女子的嫉恶如仇。现在，他才不得不佩服他的先见之明，天下哪有比这个女人更歹毒的呢？她不仅弄得好端端一个家庭倾家荡产，而且还要了父亲的命。想到自己的今后，他不由得一口口地倒抽冷气。史鹤鸣看在眼里，安慰他说：

“阿杰呀，你还算争气，我的一番苦心也算是没有白费。你父亲一心指望你学成归来接他的班，挑起‘顺发’这副担

子。按照你的条件,你一定会比你父亲更有作为。可是,天不从人愿呀!

“现在,你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折。你从小过惯了锦衣玉食的日子,对于今后人生道路上可能出现的苦难、折磨、暗礁、陷阱,都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才行。从现在起,你要从人下人做起,准备经受炼狱般的痛苦,忍受常人无法忍受的磨难,吃尽千般苦,受尽万般罪。对于一个有志者来说,苦难并不完全是坏事。孟子云‘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,饿其体肤,空乏其身’。因了苦难反而使人成就一番伟业的,这种例子自古以来举不胜举。孙膑膑足,乃有《兵法》;左丘失明,始作《左传》;司马迁遭阉刑,发奋著《史记》。一个人是在苦海中沉沦,还是在烈火中再生,那是完全由他的自身素质所决定的。只要不被苦难压倒,只要身处逆境而壮志不衰,我相信,你的未来是大有希望的!”

史鹤鸣的一席话,使栗敏杰愈发感到,史鹤鸣对于自己太重要了,只要有他指点迷津,那么在今后人生道路上,无论遇到任何狂风暴雨都不至于太难对付。怀着一份担心,他问:

“史伯伯,你不会离开我们家吧?”

栗敏杰的天真让史鹤鸣忍俊不禁,他“嘿嘿”苦笑两声,说:

“古人云,‘树倒猢猻散’,树之既倒,家之安在?再说,当初答应为我养老送终的是你父亲,而不是你呀!”

“那么,你要离开我家了?”

“那是情势使然呀。”

“你还回到师专？”

“回不了啦。从到‘顺发’那天起，人家就不认我这个人了。”

“那你今后怎么办？”

“我想，坏事也许可以变好事吧。商场上到处充满生死之争，明枪暗箭，现在摆脱了世俗的羁绊，我终于可以像仙云野鹤一样超脱了。说到今后，你要相信，天无绝人之路。也许，我会像阮籍那样——你应该听说过这个古代名士，他是西晋有名的‘竹林七贤’之一。这位老先生看透了尘寰，愤世嫉俗，不慕虚荣，甘于淡泊。他常常独个人跑到乡间田野、崇山峻岭，沉醉于山水之间。兴之所至，就面对空阔无边的天际，发出一声声山鸣谷应、回荡天宇的长啸。”

这番话让栗敏杰不免觉得玄乎，却又身不由己地随着他苍劲的语声神游起来，忽地飘然于浩淼的太空，忽地又置身于原始的丛莽，身边没有任何人，甚至没有人类的任何气息，有的只是史前时期的地老天荒。于是，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感，从他的心灵深处扩展开来，使他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栗……

史鹤鸣再度把目光落在他身上，看到他自顾搂着双臂，默默啜泣不止，不禁顿时伤感起来，他挥去刚刚溢出一掬老泪，哽咽着说：

“刚才的话，我不过是信口道来，你不要当真才好。老实说，我这一生感到最欣慰的是，晚年认识了你父亲，并且承蒙他的知遇之恩，才使我过了几天舒心的日子。我常对人说，知我者，莫过于栗总。他比我年轻，想不到反倒先我而去。既然如此，那也是天意难逆，我等凡人莫奈其何。”接着，他的话又似梦非梦地呓语了：“现在我惟一的愿望是，早